耐菴文存

耐菴文存卷二

善化賀長齡耦庚著

序

貴州丁酉科武闈鄉試錄序

道光十有七年丁酉歲屆賓興文闈既竣例舉武試臣循例謹調貴州定廣副將臣汪鳳臨來省監射進學政臣賈克慎冊送十六府廳州縣武生五百九十五名率同提調官糧儲道臣任樹森監試官八寨同知臣李秀發按日簡閱合馬步射弓刀石中數斤數分別雙單好字號及內場默寫五經三試而淩擇之得材技尤異者

二十三人中式如額敬刊題名錄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惟古者寓兵於農故州縣鄉遂之大夫即伍兩卒旅之將帥民既無兵之擾撥文舊武官亦莫相淩競沿及兩漢猶存此意至唐而遂分矣歷宋元明無代不以養兵爲患夠韎韐者輕文吏爲無用服簪組者薄武弁爲粗官合則兩美分則兩害其勢然也

國家定制武生隸籍學官其獲雋也必釋奠於泮宮其敎之射也比禮比樂於是觀德焉即位躋專閫必轄於總督巡撫則文武雖分猶然同條而其貫也我

朝騎射爲本
列聖武功超越前代
皇上智勇天錫
表正萬邦
臨軒校射歲月無間
詔旨屢下飭勵內外武闈典試各官必以弓力强弱分別去取豈不以折衝禦侮端藉虎臣而志正體直則鷹揚之中仍不失鵠峙之意黠雖邊徼而習勞耐苦風氣剛勁挽强破的頗不乏人臣所取士十四力者二十人十二力者三人材武亦云盛矣諸士旣荷

國恩此身已非已有
昇平全盛之時亦無資於敵愾然而有備無患則安攘
綏定之略曷可不豫講而素蓄之 臣 願諸士淡惟
朝廷文武並用儲將衛民之意退則循分奉法無爲鄉
里患苦進則建威樹勳使文臣樂得武臣之助而民不
知兵且重賴有兵有兩美而無兩害是則 臣 區區之愚
所藉以自獻也夫維時官斯土者則雲貴總督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臣 伊里布貴州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 臣 慶祿貴州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臣 唐鑑貴
西兵備道 臣 周廷授貴東兵備道 臣 文明貴州提督 臣

祝廷彪鎮守安義等處地方總兵官臣阿精阿鎮守古州等處地方總兵官臣范樹桐護理鎮遠等處地方總兵官清江協副將臣福克精額鎮守威甯等處地方總兵官臣松靑例得備書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臣賀長齡謹序

貴州己亥科武闈鄉試錄序

道光十有九年己亥預行正科文闈既竣援試武場臣循例謹調貴州定遠副將臣汪鳳臨來省監射進學政臣王慶雲冊送十六府廳州縣武生四百九十九名率同提調官糧儲道臣任樹森監試官古州同知臣張鉠按日傳閱合馬步射弓刀石中數斤數分別雙單好字號及內場默寫武經三試而淩擇之得材技尤異者二十三人中式如額敬刊題名錄恭呈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惟兵農既分之後文武遂判兩途民出財以贍兵而忘其勞兵出力以衞民而忘其

欤葢千數百年於此矣然自唐以來民財國帑半耗於兵偶值水旱蠲緩度支恆慮不給而卒莫敢惜此大費者豈非以固圉保民干城攸寄雖所費不貲而所全實大然則躬靺鞈者顧可以粗官自輕而不思所以仰副朝廷倚毗之至意哉乃者仁懷小醜至動干戈幸仗聖主天威諸將士咸知用命得以立奏蕩平而已不免勞費則詰奸禁暴所以弭患未萌者臣實有滋愧焉而亟思有以善其後也黔兵夙稱勁健今臣所取不乏撓强命中之才既有勇矣而又能知方則敵愾禦侮但須一鼓作氣曰諸士特患不奮不患不能也而臣之患尤

有進於此者幸際
昇平之世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臣願諸士預
講而素蓄之異時爲
國馳驅即一亭一障之寄亦必圖所以建威銷萌於無
事之日使一方隱然恃若長城則曲突徙薪之爲功其
視焦頭爛額者孟相萬也諸士其淡念之哉維時官斯
土者則雲貴總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伊
里布兼署貴州承宣布政使事按察使臣李象鵾貴西
兵備道臣周廷授兼護貴東兵備道署貴陽府知府臣
張志訥貴州提督臣張國相鎭守安義等處地方總兵

官臣阿精阿鎮守古州等處地方總兵官臣玉朙鎮守

鎮遠等處地方總兵官臣榮玉材鎮守威寗等處地方

總兵官臣松青例得備書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臣賀長齡謹

序

貴州庚子　恩科武闈鄉試錄序

道光二十有一年恭値
皇上六旬萬壽先期
詔開慶榜爰於十九年預行庚子鄉試正科二十年接
舉
恩科文闈既竣武場旋启臣循例謹調貴州都勻副將
臣滄慶來省監射進學政臣王慶雲冊送十六府廳州
縣武生五百一十名率同提調官貴陽府知府臣鄧應
台監試官揀發委用同知臣周作楫按日簡閱合馬步
射弓刀石中數斤數分别雙單好字號及內場默寫武

經三試而後擇之得材技尤異者二十三人取中如額

敬刊題名錄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惟今居之距前科僅一寒暑

自今之所取大半皆前之所遺卽其聲音面貌與夫技

藝短長臣猶能約略識之新出蓋無幾百毋乃所產不

足以供所求而有濫竽充數之慮乎而不然也夫人才

固援時而生而精采以磨練而出我

朝以神武定天下二百年來士生其間上追方召次齊

韓白者鱗接翼比後先相望也我

皇上御極二十年

臨軒校射月無虛日所以激厲而成就之者雖在萬里之外罔弗砥淬奮興而黔尤號勁兵處趫捷壯健爲天下最欣逢

壽考作人貞元會合之盛川嶽之所鍾孕與

國家之所教養一氣感孚英傑輩出卽連歲取之方日新而未有已也且前之遺者非遂遺之也有才之將成而礪厲之以致厥精者矣有才之既成而徧留之以大其用者矣惟不才而頹廢者斯無望耳至其克自樹立則靡不蒸蒸焉日進於上以仰副

朝廷激揚之意而臣亦得所藉手稍酬夙昔以人事

君之本懷然則前之遺者正爲今之取者地也而何不足供之有雖然臣猶願爲多士勖也夫前之遺而今取之則今之所遺又卽將來之所取也騂騮已導乎先路而騏驥爭奮於後塵多士其可不勉乎卽今日之與是選者雖巧力足稱而於御衆詰戎運籌決勝之方蓋猶未之習也聞鼓鼙而思將帥臣且爲既雋者加勖焉矧其在未雋者哉指顧三年多士其磨厲以待維時嘗斯土者則雲貴總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桂良兼署貴州承宣布政使事糧儲道臣任樹森貴州提刑按察使臣文綸護理貴西兵備道事都匀府知府臣

張志詠貴東兵備道臣陸元烺貴州提督臣張國相鎮守安義等處地方總兵官臣段永福署理古州等處地方總兵官大定協副將臣貴保鎮守鎮遠等處地方總兵官臣榮玉材鎮守威甯等處地方總兵官臣松青例得備書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臣賀長齡謹序

貴州癸卯科武闈鄉試錄序

道光二十有三年癸卯賓興屆期文闈旣竣接舉武試臣循例謹調貴州平遠副將臣孫淇漢來省監射進學政臣鍾裕冊送十六府廳州縣武生六百三十名武監生四十二名共六百七十二名率同提調官銅仁府知府臣馬映辰監試官委用知府臣仇效忠按日簡閱合馬步射弓刀石中數斤數分別雙單好字號及內場默寫武經三試而汰擇之得材技尤異者二十三人中式如額敬刊題名錄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觀周南所稱赳赳武夫即置

兔鄙賤之人亦足備干城之選未嘗不歎盛世之人材何其眾也臣　代閱黔撫四典武闈應試之士近且多至六百七十餘人實較往歲爲尤盛就中以新例獲儁者蓋二八焉可見人材不擇類而生矧逢我

皇上整飭戎行

躬親校射所以激厲而裁成之者凡在大化之中孰不爭自矜奮茲又

詔開新例俾得寬其途以自效仰見

大聖人拊髀思將之意延攬及於無窮而多士亦遂乘時競起如嚮斯應蓋風雲會合之機如是其不爽也顧

臣

紬繹詩詞其言干城謂其强毅可賁捍衛也是亦足稱武選矣而詩又曰公侯好仇且申之曰公侯腹心若不僅恃一勇以爲禦侮之備者漢儒鄭康成箋云好仇者敵國有來侵伐可使和好之也腹心者言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然則制勝之方剛柔互用機宜之妙變化無方古稱孫武精兵機陸遜識兵勢猶顯而易見機則伏於無形非夫參伍以練識沉深以運智一旦猝遇事變呼吸安危其孰能免於暴虎馮河之譏而持重奮威以善其後也哉多士林武誠有可觀然猶未試之於事也卽試之而效矣亦不過偏裨伎倆耳至於

專閫建牙獨當一面指麾所及億萬生靈係之此豈氣矜之隆所能辦多士其謚講肄韜鈐揆時審勢以謀濟勇能屈能伸則庶幾乎詩人所云而於
朝廷博求廣攬之盛心爲不負矣多士勗哉維時官斯土者則雲貴總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桂良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李象鵾署貴州提刑按察使事貴東道臣陸元烺貴州通省清軍糧儲兵備道臣馮德馨貴西兵備道臣鄭世任護貴東兵備道事興義府知府臣朱艧貴州提督臣張國相鎮守安義等處地方總兵官臣秦鍾英鎮守古州等處地方總兵官

臣崇福鎮守鎮遠等處地方總兵官臣榮玉材鎮守威甯等處地方總兵官臣善祥例得備書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臣賀長齡謹序

遵義府志序

今之府州志卽周官小史所掌邦國之志也後鄭稱如周志鄭書之屬者皆亡矣自班氏始著地理志而志特史中之一地理又志中之一目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余謂志府州則尤難葢史志取一朝掌故事具大指卽稱完善府州志雖一地理而天文五行倉貨職官藝文及紀表列傳靡不較史加詳則志也而全史矣分門別部上下數千年使相貫屬則志也且通史矣又史志取材者一朝之實錄起居注會典檔案紛羅於前僅待裁翦府州志則零搜碎採事事鉤稽訪古或故老無聞

摭今或譜狀難恃潛光隱德歷久愈湮金石遺文在遠日晦甚即六曹陳牘非滅裂於胥吏或灰蕩於水火文獻不足作者慨諸至志邊遠之府州則尤難之難者欲雅則古籍無徵欲贍則名流鮮及偶有剳錄率是俗簿而一二賢牧守思文澤吏治輒以無足論述置之置之既久則即其時可言者亦且墜失無傳以故陋諡陋鈹諡鈹此志之大較也遵義之有志創於前明孫太守敏政後平播僅十年書雖不及稽古而事詳見在覈核可觀今無傳本僅有舊鈔前半存在民間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遵義令陳君瑄奉

詔天下各修府州縣志以備一統志採擇迫於奏部三月纂成其書卒盡鈔孫志略爲增減朙末國初數十年紛紛兵燹爭據在當時能考者概略不道令後人無自求詳實深可惜此志之後至今日一百六十年無紀載矣其舊聞之放失爲何如邪道光戊戌冬山陰平太守翰始議重加纂輯繼順德黃給事樂之來作守因踵之焉前後閱三載書乃勒成而是役實余門人鄭生珍屬稾莫孝廉友芝佐焉鄭生嘗以採著顛末告余曰議之始蓋芒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乃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草志而蒐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

碑什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有得乃始具
稾稾葢數月間事且噫志邈遠府州之難有如是哉是
志也於黔中足謂雅贍且矣昔竇德元不能對帝邱之
問到今談者陋之今郡人有是書其可以不德元乎然
而余復有說凡一府數百里中風化之盛衰民心之嚮
嚮政教之得失美惡一一皆本乎長吏如遵義者可不
謂貴州之大郡也乎經我
國家
聖聖相承休養理極故其郡閭閻之殷賑物力之豐阜
風土人文之秀澤一切與中州等富庶之國誠曰易治

而自昔沃土往往不材守令者承流宣化文可漫無維繫也乎然則按疆域當思何以撫綏稽戶口當思何以保聚詢風俗當思何以補救奉祠廟當思何以致祥農桑思何以勸課學校思何以振興與夫城池津梁及榷賦倉儲諸大政思何以利民而盡職如是則夙夜勤勤業業日求無負

聖天子委畀一方至意庶此志非區區空言乎余願與諸君子共勖之道光二十有一年歲在辛丑仲秋月撫黔使者賀長齡序

思南府續志序

道光庚子夏，森圃前輩倡修思南郡志，惜未蕆其事。周小湖侍御權守是邦，踵而成之，以書問序於余。余閱其書，凡星野疆域廟壇學校武備鄉賢列女之實，歷歷如在目前。蓋此書廢將百六十年，得賢太守相繼而表章之，厥功偉矣。夫正俗調風，徵文訪獻，使人有所觀感而相化於善，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熙熙然飲德江之水，力聖嶺之耕，服習乎為仁之堂，游息乎中和之亭，相與續前修而振後起，又都人士之所宜自愛，而未可量焉者也。余聞是邦多君子，有若李同野，則以正學倡西南

矣有若申天錫則以忠孝稱完人矣有若田西麓藹劍斗則以經濟奏議克自樹立矣有若田子禮李酉坡則以宣慰義憤不負所司矣其他秉禮而慕義守貞而抱信佩恥而砥廉其事皆自爲之事而百世下流連慨慕咨嗟敬畏不惟賢士大夫如出一轍下逮愚婦悍卒僕隸乞人聆其風流遺韻亦莫不肅然惻然於乍聞之際者何哉民彝如昨而是非之公不能混淆也若夫襟帶川蜀控扼黔楚思南雖山國實黔東北保障爲民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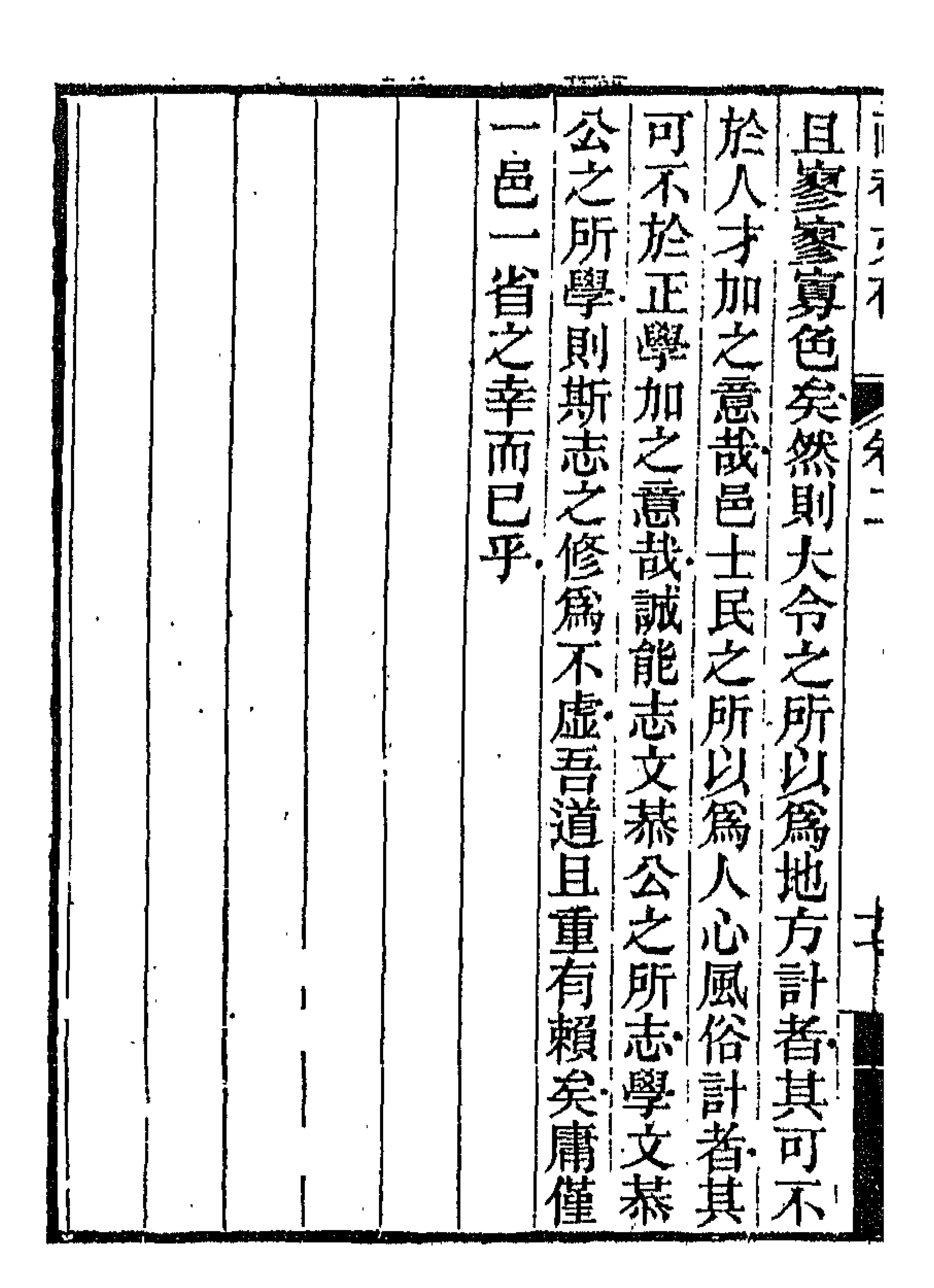
尤當仰體

聖天子誠和休養之至意俾無輕去其鄉無重視其利

無運小忿而搆獄訟無覬大有而忽藍藏其有知道德之遺勤求乎詩書孝慈於其家者復隨在有以扶持而獎勸之庶幾其俗一而不雜人慎刑而易治士亦多美茂易成之材也教化之行風俗之厚吾於是書之成卜之矣

清平縣志序

嗚呼地豈不以人重哉黔一荒服耳自有尹珍北學於中國聿豁蒙翳而耀光明至明而清平孫文恭公出直接洙泗濂洛之傳一時名德鉅公爭相引重黔遂居然鄒魯矣今彭大令清平縣志之修獨於公之生平載之特詳毋亦謂非公不足以重斯邑乎余受而讀之竊見公之服官則有實政以裨國是居鄉則有懿德以愜人心而其論學各條詣深而識正體大而用宏又皆布帛菽粟之言人人可跂而及茲豈獨足重清平實爲黔省重抑豈獨足重黔省實爲天下重向使清平無公縣志



且寥寥寡色矣然則大令之所以爲地方計者其可不於人才加之意哉邑士民之所以爲人心風俗計者其可不於正學加之意哉誠能志文恭公之所志學文恭公之所學則斯志之修爲不虛吾道且重有賴矣庸僅一邑一省之幸而已乎

玉屏蠶書序

黔古要荒地也。草衣卉服，相沿舊矣。士夫之家亦欲被錦繡，計安吉，而地不種桑，商販又以僻遠不時至，至亦昂其値。嗟我窮氓，安所得衣。余以道光丙申秋宣撫玆土，思所以燠吾民者。慶鍾齋方伯出蠶桑簡編，請頒發各屬。越三載，玉屏王大令蠶事成，且著書繪圖，冀以利一邑者利全省。於虖，可謂勤民矣。乃者遵義、正安之椽繭，陳太守省菴、徐吏目階平實始之。徐，越人也，生長其中而躬習其事，其出所利便以導民也固宜。陳籍齊魯，橡繭所自出，知之也詳，然猶三往反購種於其鄉，然後

底績大令遺人夙未語蠶桑之利乃心求載切指畫綦詳又請於余檄陳主簿毓書褒其事衣被蓋有賴焉時任邈圃觀察方集貲遴員赴荊豫間購棉子試栽於省垣之隙地并檄給民間又種桑秧數千株聽民移植而大令之書適成毋亦黔中大利將興故長若屬之精神意氣潛孚默召相助為理耶各守令皆有字民之責者觀於是書能無倡率而興起乎若其時近而利遠費省而獲多書詳之矣

孝經輯注序

孝順德也天地之仁氣也聖人序易乾即繼之以坤坤者順也承天而時行亙古無不順也而人道準此矣民之初生皆以氣化天即親也順天即順親也逮乎形化以後人遂各親其親而原其始則雖更歷億萬千年人之於天猶一氣之相承也周公極本窮源創爲嚴父配天之禮而我夫子之對哀公亦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天與親本無可分也知其無可分則凡天之所生皆在吾胞與之中聖人孝治天下第因而順之自三代以降教養失而人道薄不惟人與天遠人且

日與人遠本原一漓遂乃相戕相害莫之或恤而天地氣化亦為所淆雜不能復還渾古之初於是戾氣相感世變日滋至於春秋而亂臣賊子之禍極矣顧其天性之愛之得於最初者雖極剝喪之餘今猶古也聖人欲已天下萬世之亂既作春秋以明大法矣然法者治之具而性則其所以治之本也本治則亂源自塞而餘可不勞而理此孝經所由作歟夫孝根於愛形乎順而一主乎敬者也篇中垂訓再三無非履薄臨深之意而總之曰禮者敬而已矣不敬則不能順也順不從敬出則第順於其外而不能極諸形聲視聽之微亦第以順為

順而不能一揆於道成其身以成親夫敬者健德也天地之義氣而實無非天地之仁氣也順而健則乾坤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此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而中和位育之極功也曾子問一篇窮禮之變正以完孝之常以敬行順而紀綱有與立治教有與施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此之謂也於虖茲其爲萬世久安長治之本歟是篇章段爲明黃忠端公所釐定見於發揮者詳矣長齡爲之輯注寄商粵西黃太史春庭太史以其便於肄誦也遂付剞劂屬爲之序爰述聖人作經之大指而鄭請是正焉

重刻禮記精義彙鈔序

聖人雅言詩書執禮執之云者習其器以求其義循乎物以協乎則即學即事德業兼焉學者始基莫善於此余子諧令初入塾即授此經良欲其有所執持他日庶乎其能立耳而善本難得未卒業而已屢易其書矣葢自明代分經取士禮經專用陳澔集說沿習至今學者帚心饜也鄭康成最精三禮之學是經注疏儒者多稱之我

朝

列聖相承建中制禮

欽定義疏八十卷薈萃折衷凡鄭疏中之粹言精義罔弗別擇而融液之洋洋美德乎誠肄禮者之圭臬也而卷帙繁重窮鄉寒素之子苦於力不能購購亦難致粵西龍川陸氏覃思著述研精抉微旣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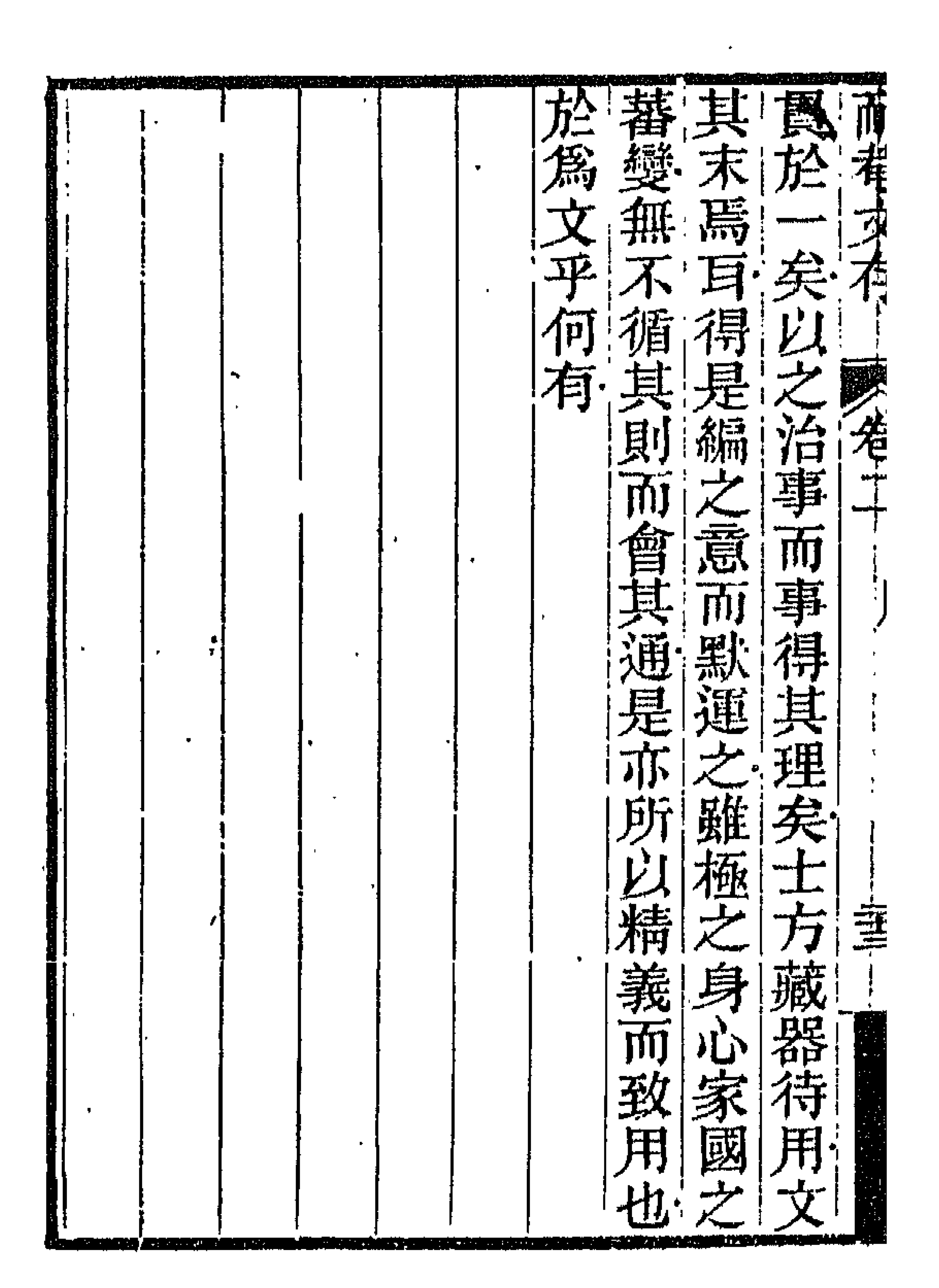
欽定傳說彙纂

欽定義疏爲詩書儀禮精義彙鈔以惠學者詩書兩經余已爲之刊行黔人士幾於家有其書矣茲又得其禮記精義彙鈔而向所歉然於陳氏集說者今乃有以大愜乎學者之心龍川又以記之篇次淩雜不便肄誦也於是本朱子之意擬爲讀經次序稍易其舊而仍以曲

禮冠於篇夫禮者天地之序也記禮之書而可無序乎昔望溪方氏嘗析此經之可疑者條舉而件繫之慨然於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然則龍川之編次而彙鈔之也其容已乎貴陽漕帥朱君蔭堂大令周君石藩謂是書便於家塾之講貫出資授梓李生佩琳欣然助之余喜此經之得善本可資流播也爲敘其緣起而首揭聖人雅言之義於篇端使讀者不徒習其辭通其解而必躬執其事以庶幾於有立焉是則諸君子嘉惠桑梓之盛心而亦蒞斯土者之惓惓龍川以廣文截取知縣今官湖北之松滋道光甲辰四月既望

重刻望溪先生左傳義法舉要序

文章小技耳然而操之有其要焉達之有其序焉要則簡而能操繁亦簡也序則順而能達逆亦順也易繫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操之有要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達之有序也如春秋時晉及秦楚之四戰與夫齊無知之亂宋之盟其事極繁夥矣一經左氏之鎔冶而推埰悉化爲煙雲顧其匠心獨運處數千年來鮮有能技發者自望溪方氏爲之批導則操之至簡而達之皆順豈第求之文焉爾乎亦澄其心以晰其理而已審乎此天下尚有紛而難紀者哉以之求道而道



興於一矣以之治事而事得其理矣士方藏器待用文其末焉耳得是編之意而默運之雖極之身心家國之替變無不循其則而會其通是亦所以精義而致用也於爲文乎何有

重刻望溪先生家訓序

語有之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誠哉是言也兄弟一體而分形者也自父母視之仍一體也宗族一本而分支者也自祖宗視之仍一本也民物一氣而殊類者也自天地視之仍一氣也循其源而求之則分者可合沿其流而迷焉則厚者亦薄矣今且無論民物之廣遠也近而一族焉其能相收相卹而無惆於其先者百不二三見也再近而一家焉其能相愛相讓而無怫於其親者十不二三見也

豈果忍而出此哉有我自私之見汩之自私則隘隘則競競則悖悖則傷傷則紛且亂其極也舉天下之大而皆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君人者將何恃以與立國哉於虖此望溪先生之所爲諄諄致毖於其家者蓋不勝惄然憂患之思遂不禁言之長而詞之複也夫其劃閫帷之私篤本根之庇黜剩而崇義導和而弭爭此亦人人意中見謂當然者何以隨俗習非羣然不一省也乃若祭而無齋之無以接乎其先也喪未終而復僂之忍焉忘哀也此則人心本原厚薄所由分惟賴二三君子皷兢奉持藉以維繫天理民彝於勿墜而舉世昧焉禮俗

何由而厚乎至其推明先王緣情制禮之微意謂使中人皆可行而賢者當知所自厚尤於名教重有關係如子路之弗除姊喪雖未見許於聖人而若寡兄弟而弗忍之一言其意要可以篤人紀風末俗我輩今日正當勉師其意用相敦率庶斯人猶有所覩感而猥自寬假甘與衆人同其薄甚或挂名儒籍而考其實行曾鄉農樸愿者之弗如誦先生是書得無有內顧而動形缺憾惡然不自克者乎書凡十數則先生特以申戒於其家耳而其義則通乎天下矣於虖人各和其家天下有弗和者乎人各睦其族天下有弗睦者乎不失祖若父之

心即無失乎天地之心盡人而能爲也隨時而可勉也
太和元氣庸獨存成周宇宙間哉有心世教者共共念
諸

重刻四書說約序

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即乎心之所安而已皋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其時無性命之說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即爲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爲教不過使之皆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奸僞不生無他歧之惑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道之中而忘乎其爲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爲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

舉世貿貿焉莫知所從天懼斯道之遂泯而人將失其所以為人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為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所職之政皆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言自春秋時各家之說已不勝其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孔子刪定六經羣言盡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軌於道道必

本夫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繫萬古之綱常者歷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雖極昏亂之世而但有一二端之合則其國猶不遽亾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後陵夷迄於明世

而學益多歧矣於是忠節鹿先生慨然興曰嗚呼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形名法術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毒也豈聖人立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即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衆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無事之

不體卽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普卽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卽以見在卽事卽心卽心卽道約莫約於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左右逢其源且若日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質諸前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串之旨此天意也或乃高視聖人而卑視已身夫不觀先生之為人乎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又安識聖人則雖窮年誦習亦書自書我自我且其不為天之所棄者幾希

重刻課士直解序

太史公有言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詩書豈爲利祿設哉當是時武帝允董江都之對興學養士詔列侯郡守歲貢二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併進蓋六經四子書取士之制權輿於此矣而首以儒術白衣取三公封侯顧出於曲學阿世之公孫宏其後蔡義韋賢匡衡張禹孔光之徒咸以儒宗居宰相位而禹爲帝者師乃采齊論章句雜入魯論中學者翕然宗之至有欲爲論念張文之諺是豈勸學設科之初意乎隋唐以降詞章盛

而義理徵然如韓文公之顏子不貳過論程正公之顏子所好何學論皆出於場屋之作微言大義昭揭日星聖學之傳賴以不墜則亦視乎治經者之祈嚮為何如而得謂所以取之者之未善哉我

朝取士袁明制初場必試四子書義自

仁廟表章朱子纂輯全書頒行學校於是治四子書者咸得所宗而又嚴之以法程限之以篇幅察其離合分寸於神吻微眇之閒豈徒為是束縛哉蓋以收其心使不敢放方能磨礲入細以為明理治事之資斂其才使不敢騁方能謹恪自持以為奉公守法之本二百年來

人才輩出上焉者從祀
廟廷顯頒先哲矣次亦宣力中外各能以善及人乃至
一經終老亦皆有以自見於世不與庸碌同腐
大聖人曲成天下之材以其釐天下之事者微權妙用
莫大於是近乃稍稍異於往時處或患苦鄉閭出或不
免喪其所守甚且懵不事事而淺見者輒以病儒效之
闊疏豈其然乎毋亦正學不明師道不立視經訓爲空
言飾文詞以干進於是歧我與書而二之雖終日讀書
於我無與也歧事與理而二之雖侈口談理於事無與
也於是而人已不相貫一家已若隔膜仕學不相資入

官遂同牆面坐使經義塵封人心榛塞吏治不良民生
重困
國家徒有養士之費而卒罕收得士之效是非吾儒之
責而誰責歟桂林陳文恭公課士直解一書闡繹精深
指示親切讀書非徒記誦舉業胥徵實學會人我於一
源貫事理於一致要其牖世苦心總欲爲
廟堂得眞才爲海寓厚風俗胥一世而躋之三代之隆
而豈第治經者之圭臬已哉使者資性庸下學焉而迷
其源於公無能爲役而是書之旨則亦粗有所窺爰本
公意刻之以詔多士俾知四子書之裨益身心而有資

於世用者如是其大而非徒犖悅之爲工由是俛焉自力切而求之默而識之則必有以洗其心於至靜之中而無幾不㮤致其力於至實之地而無事不練淡造自得謚而爲文一時拜獻之資卽終身踐言之據於以稱塞

朝廷取士之意並以闡執以儒相詬病者之口庶經義不終晦昧而儒者事功果有根柢之可據則是書也不爲虛刻使者方與多士其勖之而深懼其弗逮也多士其毋忽余言

重刻淛嘐存愚序

制義代聖賢立言四子書義藴閎深自一話一言皆有至性存焉其或因事而發或因人而施而言近旨遠中邊俱徹旁推交通左右具宜非若後世著書家見有所偏論有所局宜於此而不能通於彼效於前而無以善其後也苟非息心靜氣身入其中參觀古今之事變靜驗身世之推移熟察氣化之往來究極情僞之微曖則無以觀其會通而周於倫物鮮不迷謬於書理匪直無所發明而已立侯先生承文貞公家學微言大義自其趨庭時已飫於耳而饜於心故其視學浙中也每出一

題必將虛神實理層次脈絡批卻導窾句梳而字櫛之而於聖學源流無不脗合非徒欲善其文而已立言之道固應爾也夫立言猶不可苟况於立身乎諸士誠能因文見道則卽以是爲講學之書可也時方刻陳文恭公課士直解因併附刊於後云

五官職掌論序

人未有無職者．不必官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誠以人能爲天地之事．故天地之生人亦不容以已．茲所謂心也．一日廢事．即爲曠天職而失其所以爲心．臣事君之事．則亦君之心也．故君不可一日而無臣．天下猶一身也．君以天下事分屬之臣．猶心之運乎一身也．有一職之不舉．則一方不治．一方不治．則天下不可得而治．心之運乎一身也．有一體之不周．則不仁．一體不仁．則一身不安矣．人不忍一身之不安．獨不恤天下之危乎．亦大非君之心矣．此吾友唐鏡海侍御五官職掌論所由

作也於虖今之官猶古之官也今之臣何遽不若古之臣也才力不可強已心獨不可自盡乎君以臣爲心矣臣忍自昧其心乎又況心之所至智勇生焉雖愚者可鬪懦者可振也心之所激忠義形焉雖頑者可廉薄者可敦也心一日不可昧卽職掌不可一日曠是乃天地之心之所以常存而君臣之義之所以不廢也獨居官也歟哉

眞西山讀書記節鈔序

學以治性也。性至正而明達。其偏且暗者氣爲之耳。氣動而性汩矣。正路當前而或歧焉。於是有流於一偏而不知返者矣。理本易曉而或昧焉。於是有日入於迷而不自覺者矣。要皆不思故耳。夫思所以盡心而知性也。能思則心平。心平則氣馴。氣馴則理明。理明則處之當雖以之酬酢萬變役使羣衆不難也。是故古之君子無事則誠之於思以養吾氣而非冥寂也。冥寂則無所爲養矣。遇事則愼用其思以持吾氣而非強遏也。強遏則有時不及持矣。孟子言先立乎其大者而曰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然則致思於本原之地，尤澄定心氣之要也哉。余若爲氣所役，往往失其本性。平時旣乏存養，臨事又鮮執持，纔發輒悔，旋復蹈之，皆不思之過也。心齋司馬以館鈔眞西山讀書記見示，所錄大抵主於治性。意其爲學蓋反已澄思而不役於氣者，喜其足以箴余病也。旣錄副藏之，輒書其意以復心齋。吁，號爲學人而不能自治其性，將何以治人。今學已晚矣，猶願與心齋其勉之。

金石索序

余官江右時郎閤馮君集軒令滋陽有善政及來兗州盡審其詳暇乃叩其所學則曰某之學受於某兄宴海某兄生平無他好獨嗜金石文字若性命竭數十年心力披羅考校得金索六卷石索六卷至今猶昕夕以之也竊其意若甚得者然翌日宴海來言之尤娓娓且曰吾每夜料量諸事畢必爇燭手校不見跛不止也蓋其所得者深矣夫為其事而無所得者其入之也必不深即其傳之也必不永今馮君兄弟之所得如是其必有以永傳乎抑顧亭林先生有言金石碑刻可以考校經

史譌誤蠹其傳常千百年多古文字所賴有心者收拾之尤賴有識者辨正之也經史之學榛蕪久矣然則是編之作厥功不其偉與

求可堂兩世遺書序

道光己亥嘉定伊臣廖君以史官出守鎮遠是秋余監臨鄉闈而伊臣來襄試事出其曾大父南厓先生文鈔及掌教紫陽書院時所撰題解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蓋樸學也其所持論皆根極理要勤關風化而於朱子遺書三禮絕學時輩所置弗講者獨批郤導窾有味乎其言之猶見

國初諸老醫欬伊臣又言其高祖瀛海先生筮仕吳門爲儀封張淸恪湘潭陳恪勤兩鉅公所器識其時噶禮督兩江齮齕兩公幾不測先生亦遂罷職僅餘靑錢十

九文幾難存活旋蒙
聖祖特旨昭雪先生自記頗詳蓋今所謂拙宦也既歸
鎭遠鄞其書示余則見其孤貧力學睦族敦倫可爲居
家者法清操惠政約已裕民可爲居官者法所尤難者
當權勢爇灼萬衆波靡之時毅然以一官殉之誓與幽
蘭同其馨不與腐鼠同其臭方其顚頓困踣豈能逆知
異日之獲蒙湔洗其湔洗者
聖主知人之明其不計湔洗與否而一往不顧者志士
勞臣自致之節也記中自言生平於天理良心四字刻
不敢忘豈不諒哉豈不諒哉明道先生有言某學雖有

所受天理二字實自家體貼出來蓋卽此心之良天然自有之條理人特弗之察耳自孟子以仁義之心釋良心然後人知仁義皆吾之本心仁則有所不忍自吾惻隱之心出之而仁不可勝用義則有所不爲自吾羞惡之心出之而義不可勝用其忍而爲者放其良心者也彼沈酣利祿之輩豈遂無幾希之存方其習深未淡亦必有不能自克者耿焉而難釋遠於梏之反覆幾若習爲固然恬不知怪然試一爲提醒則天理良心之炯然者未嘗不軒豁呈露絲毫不能自揜卒無如其旋明而旋昧何也若瀛海先生則豈非一率夫天理良心之本

然而世顧笑其拙也雖然與其有合於其上孰若無咈於其民與其有樂於其身孰若無歉於其心南崖先生之以樸學教人蓋亦善承瀛海先生之志雖出處不必一轍而教之與政無殊旨也於虖樸拙之爲世訶也久矣伊臣但能一洗俗腸則天理良心發見昭著無時不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閒雖欲不爲樸拙也得乎如是則庶幾其無忝者歟伊臣故閭之氶定人自瀛海先生官於吳南崖先生又司教其地遂家焉故今籍嘉定云

宮傅誠村楊侯自編年譜序

宮傅誠村楊侯天下奇男子也其才奇其遇奇遇而不遇不遇而終乃大遇則謚奇才以勇而不僅一勇將才以智而不僅一智將智勇皆不得而名則尤奇然而天非以奇才私侯也又非以奇遇徒富貴侯也有奇變斯有奇才有奇才斯有奇遇有奇遇斯有奇功蓋觀於侯之自編年譜而天運乘除往復之數人事虧盈倚伏之幾

國家功德之醲厚威略之宏遠與夫文武臣工之效命中外民氣之固結所以鞏億萬年太平無疆之祚者胥

於是乎見焉我
朝自開國以來
聖
聖相承仁漸義摩寰海禔福至於
純皇臨御六十年同符
聖祖文謨武烈迺垓洱埏葢寓縣殷阜極矣物衆地大
遂有乙卯黔楚苗變之事侯乃投筆從戎隻身探虎穴
時年未壯也而已計安桑梓手翦鯨鯢未幾而白蓮教
匪又起始也萌櫱於楚既乃蔓延秦蜀聚衆至逾百萬
頭目無慮數十輩幾與漢之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流寇

等而皆以次削平不與前代同其禍則
廟謨制勝師武臣克殫其力也當是時
睿廟方親政銳意滅賊督責諸將帥
嚴旨一日數下徵兵飛輓徧海內主兵者為經略額侯
而忠武楊侯為之翼侯於征苗時已重為兩侯所器至
是出奇逡勝謀戰罔不資之遂由偏裨躋專閫以余所
聞兩侯沈毅雄勁殆天生戡亂才而侯意思安閒智略
輻輳天實生以為兩侯副今觀譜中所紀戰功最著者
如兩面設伏前後夾擊則有黃土場之戰以少勝眾則
有小廟口之戰縱而後擒則有遂風寨之戰取勢則有

石筍河之戰兜擊則有人頭堰之戰備預則有大安漕之戰百里趨利舛力收功則有雲台鋪之戰卽倉卒臨敵如平井鋪庫谷口之戰亦布置嚴密無寸隙兩侯之力何莫非侯之力而首尾十載危苦萬狀中間額侯以稽遲落帥權又馭下過嚴厲諸將紛紛引避而侯與忠武獨心識其苦忠謂平賊必斯人相與擁持不肯去訖以成功然則侯蓋有大過人者而豈徒敢戰深入臨危制變之足多也哉抑余又聞之賊始起特烏合耳逮其轉戰積年機變百出遂爲勁敵額侯乃堅壁清野以餓之又日夜窮追不使稍憩賊乃技窮至遁入南山則皆

百戰而僅存者尤為精悍而捜捕餘匪侯獨以身當之瀕死者數矣猶壘被嚴綸僅乃蕆事於虜何其難也迨夫甯陝新兵之變侯以單騎入萬賊中陽開陰闔倏弭忽驚侯亦岌岌莫必其命終賴夙昔威惠入人之深不折寸箠俯首就絡而中於讒口萬里荷戈危疑震撼之交絕無幾微見於顏面此其所養又何如哉卒以忠悃上孚積勞莫掩特邀

帝鑒游復崇階於是又有滑臺之捷南山之捷

今上六年逆回張格爾盜邊張故霍集占逆裔也久蓄驟逞邊塵四驚時侯駐節固原而忠武督陝甘聞警並

馳直度大漠。三戰三捷。遂復喀城。收和闐廓清諸部。而
張逆遁。逃界外不可蹤蹟。侯乃設間誘之來。七年除夕追
至鐵盖山。竟俘以歸。捷奏入。
帝曰。都哉。天畀朕良將。予其大賚汝。於是列爵通侯。
晉銜宮傅。圖形
製贊。
錫宴
賜詩。蔭子延世之榮。玉馬袞黼之賚。
寵光赫奕。焜燿無前。而侯年已六十矣。當其投筆從戎
時。豈意及此。惟才奇故遇奇。功𡙡奇。然而侯不自謂奇

也侯至性天植敦篤倫紀尤拳拳於師友年譜之作葢爲兩侯紀勞績垂示方來使知累代所不能定者兩侯克定之非以自鳴功伐而於末弁下卒之有寸庸片技者雖微不遺至爲主將孫都司挺身代死又爲忠武請復翼長義氣激勃抗辭不撓尤其犖犖大者侯嘗言我本不才天以我心癡耐苦置之多事之區俾了此劫天爲蒼生不爲才也是其篤於誼而厚於仁葢所性得之故運之以智而無智名達之以勇而無勇名用能出入死生夷險一節爲兩朝建不世之勳侯卽不自奇天下則競奇之矣而又

烏乎測之哉。於虖茲其所以爲天下奇男子也。道光十有九年八月。

鄭夢白中丞畫引紀事序

遡覽前籍士之應運而起爲時樹勛者其智慧半由天授又必歷試諸艱使其事變無不周而思力無不入然後有以閎其用而不窘於所施不經歷練則智慧不定而其爲用也必不精甚者且以僨事試之盤錯不廢然返則貿焉亂矣此無他持之不貞而蓄之者不厚也夢白中丞自少即以奇慧聞及成進士纔弱冠耳不清秘之儲而出爲縣令如是者十數年人或爲公屈而公之得力實在此蓋吏疵民病知之稔矣於是由州而府而道而司所至輒多棘手而公處之裕如在兩淮時有揚

州下河疏浚之役至繁劇矣公乃尅日而就大吏驚以爲神閩之水災初到即平其所區畫若素習然浙之吏患即家起公既不辭難又不自功忠孝兩全行所無事乃若兩淮之鹽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而公析理分肌擧綱張目使積弊莫伏而大利歸公且爲來者式海運之行我

朝百餘年來之創擧也時余藩吳門主發運而公都轉津門運事於是受成注措井井悉有條理余愧弗及余與公同官者三始江右繼江南又既而滇中蓋公耆母十餘年至是乃出而開府也余抵滇甫旬餘適有永昌

之役不但省事盡倚公以辦而所以計安滇回者無鉅
細悉以諮公公亦爲余盡慮盡言動必中肎牘幾盈寸
僚友且然況於
君國哉公才大而心細卽滇銅一事頭緒萬端而公於
數月中已悉其曲折將局採存積改煎京銅以此之贏
補彼之絀人咸稱便惟其持之者貞而畜之者又厚故
建議必正而時出不窮其斯爲大智慧人乎而非閱盡
天下之變不能幾此公之赴閩也出晝引紀事屬識數
語蓋生平出處之大節信友順親治民獲上之大槪具
是矣茲特舉其犖犖大者筆之簡端時又有事永昌而

不獲公助籌筆餘暇撰爲此篇聊以塞諸公聞之且爲

余憂念不置也道光二十有六年四月既望

涪陵周氏重修族譜序

余以嘉慶戊辰成進士受知於總憲東屏先生先生涪陵望族也越三十餘載余巡撫黔中與先生嗣君韌菴觀察爲同官一日觀察出其家譜屬序於余曰周之家於涪也蓋十有四世矣自三世祖銅陵令孝子某始輯爲譜逮十四祖康熙庚午舉人孝子某乃重修之今又百餘年矣大懼宗支之散佚等同氣於路人謹承先志有事於纂修願得一言爲世世子孫勖余受而讀之而豈愪然於孝之爲至德要道可以順天下而有餘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天下之人不可數

計也而無不本乎祖異其人而未嘗異其族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睦之族矣天下之族不可數計也而無不本乎天異其族而未嘗異其人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人矣是則所謂孝也是張子西銘之意也似續之遞衍也猶四時之代嬗也夏承春而爲之子春之所生夏必長之秋承夏而爲之子夏之所長秋必收之冬承秋而爲之子秋之所收冬必藏之故孝者天之經也孝子之所以不匱也君家十四世而兩世以孝子特聞譜於是乎再修即累代之遺訓緒言亦無不原本於孝此聖人所以順天下而君家以之順一族

至大傅文恭公而族益大源遠者流必長今且方興未艾公劉之詩曰君之宗之言君之賴有宗也自孝衰而宗法不講宗法失而天下日益多事矣然後知親親長長之可以平天下也敬身以念祖則百家皆一族也由祖以溯天則百族皆一本也觀察方將爲國宣力和輯其人民庸獨私於一族然而篤近舉遠則必自茲始矣毋亦敬繹兩世孝子之所以垂裕益宏文恭公之遺澤以竟總憲公未竟之志而勿替引之則譜之修也不虛矣觀察勉乎哉是爲序

梁茝鄰前輩退菴隨筆序

隨筆者隨時見道而筆之欲其勿忘也道不可須臾離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子思言道極之三百三千至動而不可亂也至賾而不可惡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道不遠人而人且自遠之烏在其能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隨時見道之實功也隨時識即隨時畜隨時畜即隨時凝然而難言之矣必也剛健其力篤實其志又加之日新不已而後其畜也大溫公通鑑自言一生精力盡在是矣成之也艱則其行也遠退菴此書蓋

亦日新不已積一生之精力以成之而仕學一貫文武兼資脩齊治平無弗備焉則通鑑其經而茲殆其緯也通鑑紀代以資治託始威烈上接春秋茲編分門垂訓用便承學之士斷自有宋迄於昭代葢取近而易徵且事變相類於法戒尤宜太史公所稱可施廊廟者不其然歟乃若義正事覈一洗說部雜家之陋得其單辭片語皆可持守終身尤有合於大畜利貞之旨允宜不家食吉上九之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是書也出將胥斯世斯民而畜之矣退菴其曷能退雖然進退者迹也所以進退者道也道無往而不

枉一菴特其寄焉耳而烏乎圖之

尙節堂圖序

今將舉羣嫠之苦節貞心一一而摹之曲曲而繪之則夫淒風冷雨獨夜寒燈之默默神傷耿耿自矢者雖以朝夕與處之骨肉周親且不堪以共喻而何筆墨之能傳雖然圖北風則寒圖雲漢則熱寒熱豈有蹟之可擬似而覩北風之凜然不啻寒之我襲也覩雲漢之赫然不啻熱之我炙也由其蹟以得其心尙節堂之圖亦若是則已矣夫貞烈之精神金石且可貫天日且可質郎極之陵谷變遷世代更嬗而其志之不可磨滅者卒未嘗不皎然衆著於穹壤之間亦奚藉於圖然而窮閻之

疾苦有司未必盡知也得此以儆於有位則敬寡嫠不愀然如聞恤緯之悲乎先世之艱難子孫未必及見也得此以詔其後人則纖影機聲不儼然如聆方績之訓乎且也誦柏舟之詩仰懷清之臺卽一人一事百世之下猶低徊流連而不能置而況聚百數十人之冰心雪魄標暎於一堂之中撫孤者若而人奉姑者若而人一無所為孑然獨處但求此心之安以庶幾無愧於夫者又若而人而其子若女之抱書就塾壓綫作衣往來而趨走者又若而人秩如也藹如也茲豈非天地正氣之所萃至苦而有其至樂者存其為觀感興起必有百

倍於栢舟懷淸之爲烈者斯圖其可無作乎余故樂得而序之

鍾山書院課藝序

伯瑜太史主講鍾山之次年將入都補官爰取年餘課試之文擇其不詭於法而思議筆力可觀者付之剞劂以爲多士程式而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彬彬然質有其文微獨太史善教抑亦見多士之善學也乃多士則若有重不忍太史之將去者余乃進而詔之曰夫學豈不在我哉古之學者奉一先生之教以終身豈必朝夕與處而無失師指則千里猶同堂也聖皮孔子學無常師蓋能自得師則無往非學而濯除舊見以來新意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太史茲刻已示之的多士

盍亦各志已之鵠乎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其謹持而恪守之惟多士其神明而變化之亦惟多士昔者齊桓公讀書而輪扁以為特聖人之糟粕夫不以神遇雖典訓何補身心而動與道俱雖時文豈同小伎書院建於

憲廟之二年敦崇實學之

賜額迄今猶若揭日月乃文繁而實或撥矣其不夷諸糟粕者幾希多士其毋以文視文而反之於心必求其有得措之於事必斷其有用當其擬管澄思雖隻語片詞皆將以為他日持行之左券則所以宏太史之教而

仰副

國家作人之化者正無涯量斯編特其嚆矢耳質之太

史以爲何如也